人物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热线：028-86110843
邮箱：jydb4@sina.com
教育导报 副刊



樊森：丹心照丹巴

本报记者 王浚录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去年，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高级中学2025届学生高考志愿填报结束那天，班主任樊森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了一则公告：“孩子们，老师们只能送你们到大学前的路口，后面的路请继续好好走……真实的岁月流逝，真挚的情感永存，真诚的祝福永在。以后虽然距离变远了，但我们永远是你远方的亲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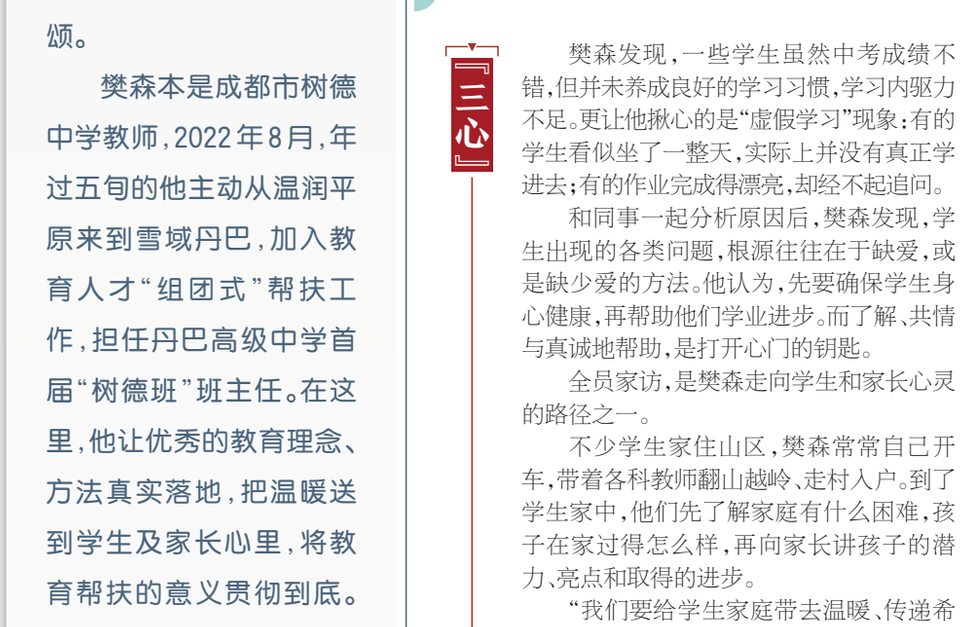
隔着屏幕，不少学生和家长湿了眼眶。一位家长回复：“我们一直记得，在孩子成长路上，有这样一群如亲人般的老师，教会孩子大爱，指引他们朝着更广阔的天地前行。”

家长口中的“大爱”“指引”不是言过其实的歌颂。

樊森本是成都市树德中学教师，2022年8月，年过五旬的他主动从温润平原来到雪域丹巴，加入教育人才“组团式”帮扶工作，担任丹巴高级中学首届“树德班”班主任。在这里，他让优秀的教育理念、方法真实落地，把温暖送到学生及家长心里，将教育帮扶的意义贯彻到底。2025年高考，首届“树德班”36名学生中35人考上本科。

2025年高考过后，3年帮扶期已满，但樊森选择留任，继续在丹巴发光发热。

树德兼树人，丹心照丹巴。


樊森和丹巴高中学生合影。

开班

其实，早在35年前，支教的种子已在樊森心里发芽。

1991年，大学毕业时，樊森就希望到川西从教，曾在地图上寻找四川最偏远的县城，并给白玉县县长写了一封信：“我志愿申请到白玉县教书。”那时，他没有收到回信，愿望落空，但他一直没有放下到偏远地区做教育的念头。

2022年开始，中组部、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“组团式”帮扶工作。得知成都市树德中学对口帮扶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高级中学（以下简称“丹巴高中”）后，樊森第一时间报了名。樊森的妻子同样热心公益，给予了丈夫全力支持。这份理解，成为樊森奔赴高原、安心从教的底气。

确定自己要担任丹巴高中首届“树德班”班主任后，还未正式到岗，樊森就提前投入到班级筹建和招生工作中。

丹巴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，全县人口不足6万。当地只有一所高中，教育资源相对薄弱，对不少家庭而言，“把孩子送到外地读书”是更好的选择。一开始，新办的“树德班”并不被看好。

比如学生常柯，他的中考成绩优异，当母亲带着他走进樊森的办公室时，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读“树德班”，而是咨询“能不能到成都的树德中学本部就读”。

樊森细致地帮常柯和家长分析利弊：留在丹巴，在“家门口”就能接受树德中学教师的培养，家庭也能给予更多陪伴。结合常柯的实际情况，樊森与其一起规划成长路径。



2022年秋，包括常柯在内，共有36名学生走进了“树德班”。

“我要做的，就是把家长们的‘赌一把’变成‘放心地留下来’。”樊森说。

智慧

但是，樊森没有紧锣密鼓地组织学生“刷题”提分。相反，在丹巴高中，“树德班”的作业出了名的少。

“要抓紧学习的每一分钟，而不是抓紧每一分钟学习。当学生有消化、整理和独立思考的时间，就能真正把知识内化，没必要用假装努力换取表面的完成。”樊森鼓励各科教师协调作业总量，明确作业完成时间，控制作业难度。即使到了高三，老师们也尽量不给学生布置周末作业。

针对学生学习基础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，“树德班”推行分层教学、定时答疑等做法，鼓励学生当“小老师”。已毕业的学生西绕拉姆回忆说，自己正是在当“小老师”的过程中，把知识“嚼得更透”。

对于自己任教的语文学科，樊森尤其重视阅读和表达。由于许多学生此前阅读积累较少，他建起班级图书角，数百册图书均来自成都已毕业学生家长的捐赠。从高一到高三，每周一节阅读课，每月阅读一本书，“雷打不动”。阅读不打卡、不附加硬性任务，学生拥有充分的阅读自主空间。

阅读之外，他通过课前3分钟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。每天都有一名学生站上讲台，或分享新闻，或推荐名著，或即兴演讲。樊森还鼓励学生写“自传”，记录自己近期的生活、困惑与思考。樊森从中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，及时帮助那些遇到困难却不敢开口的孩子。

教室前方的白板，亦是一方教育阵地。每天，樊森都会在上面写一句话，有时候是名人名言，有时候是警句谚语，有时候是他的感悟。有一次，他写道：“我们的求学是为了发展自己，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。”不少学生看后，触动很大。

“他们从小被教育要证明自己优秀，而只要是‘证明’，就免不了比较。但发展自己不一样，总可以比原来的自己更好。”樊森解释。

已毕业的学生德青志玛说，白板上的话点醒了那时迷茫的自己。如今进入大学，樊老师的教诲依然影响着她的心态与处事方式。

『三心』

樊森发现，一些学生虽然中考成绩不错，但并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学习内驱力不足。更让他揪心的是“虚假学习”现象：有的学生看似坐了一整天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学进去；有的作业完成得漂亮，却经不起追问。

和同事一起分析原因后，樊森发现，学生出现的各类问题，根源往往在于缺爱，或是缺少爱的方法。他认为，先要确保学生身心健康，再帮助他们学业进步。而了解、共情与真诚地帮助，是打开心门的钥匙。

全员家访，是樊森走向学生和家长心灵的路径之一。

不少学生家住山区，樊森常常自己开车，带着各科教师翻山越岭、走村入户。到了学生家中，他们先了解家庭有什么困难，孩子在家过得怎么样，再向家长讲孩子的潜力、亮点和取得的进步。

“我们要给学生家庭带去温暖、传递希望。”樊森说，只有家长感受到老师是真正为孩子好，家校之间才可能形成合力。

家访中发现的困难，樊森总是尽力想办法解决。这些年，他个人投入上万元，还联系亲朋好友，对接社会各界资源，通过树德中学基金会筹集到20余万元爱心助学资金，对一些相对困难的学生开展定向资助。

针对一些家长习惯用说教、比较等方式管教孩子的现象，樊森发起“不说教、不比较、不暴躁”的“三不”倡议，引导家长更多地倾听、沟通和肯定孩子，并充分利用线上家校共育群，尽量用家长看得懂、能接受的方式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。

西绕拉姆对此感受很深。高中3年，她不仅获得了学习上的帮助，也看到了父母的变化：“父母和我沟通时更温和了，他们之间也更能体谅对方，学会了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。这种改变是长久的，直到现在，我们家还在不断变好，幸福感越来越强。”

对于“树德班”的同学们来说，过生日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情。樊森记下每位学生的生日，高一时自掏腰包，为每人送上生日红包，高二、高三则通过手写贺卡、在白板绘制生日蛋糕等方式为他们过生日。

“比起班级，我更想把‘树德班’称作一个家。”德青志玛说，“在我生日那天，老师送上祝福，同学也在白板上画满祝福。他们不只是老师、同学，更是家人。”

首届“树德班”有来自四川、浙江的9名科任教师。樊森常说：“帮扶教师聚在一起，不能恶性竞争，更不能各教各的。只有教师之间彼此信任，团队才可能形成合力；只有教师心情愉悦，才可能把温暖传递给学生。”

樊森非常重视科任老师的感受和老师们的互相协作，他带头承担各项工作，在各种场合肯定每位教师的付出，努力营造融洽的团队氛围。“树德班”的各科教师组成了“学科共同体”，共同研究学生学情、改进教学方式。针对一些学生的偏科等问题，团队还会共同制定个性化辅导方案。

由此，樊森在“树德班”构建起了“家校一心、师生一心、班科一心”的教育生态。

留下

2025年，选择“树德班”的家长“赌”赢了，首届“树德班”的成绩令人瞩目：36名学子中35人考上本科；历史类、物理类均有学生考上重点高校，打破丹巴县高中教育历史上的“985”高校零纪录。曾经想去成都读高中的常柯，如愿考入湖南大学。

比成绩更扎实的是帮扶老师们的口碑，在对教师无记名调研中，“树德班”教师的好评率达到100%，还收到多封感谢信。微信群里的毕业公告发出后，常柯母亲在回复中写道：“从孙老师的拿手好菜、彭老师的雪糕，到黄老师的‘加油柑’；从樊老师每日清晨的‘白板’寄语，到充满仪式感的生日惊喜，这些点点滴滴早已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珍贵的记忆。”

2025年，樊森为期3年的帮扶结束，许多当地家长恳切挽留，希望他能继续带一届。彼时，樊森家中3位长辈年事已高，正需要人照料。经过慎重考虑，他选择留任至2028年，再担任一届“树德班”班主任。

樊森深知，自己在丹巴高中的帮扶总有结束的一天，只有培养本土教师，才能真正为丹巴教育“造血”。

依托丹巴县樊森名班主任工作室，他在当地小学、初中开展专题培训，还远赴丹巴县外的九龙高级中学、康定市第二中学送教讲学，毫无保留地分享班级治理、家校沟通和心育工作经验。工作室里的青年教师遇到教育教学困惑，常常向他请教，丹巴县章谷镇川口片区寄宿制学校教师路云芳就是其中之一。“樊老师先进的教学理念、细腻的管理方式，全方位助力我实现教学与带班能力双重蝶变。”路云芳感叹道。

如今，樊森的许多做法正在丹巴高中乃至更大范围推广：一些学校的德育工作吸收了“树德班”的经验，全员家访、分层教学也被越来越多教师接受。

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西绕拉姆说，是樊森教会她如何静下心来读书、如何和自己相处、如何善意待人。毕业后，她希望像老师那样，用真心建设家乡、造福乡亲。

已经走出去的和正在生长的，都是樊森留下的种子。

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共筑尊师重教风尚

【园丁随笔】

深山有灯

——小记浙江“常青藤”计划支教老师吕嘉兴

■ 通江县实验中学 张玉亭

初闻他，我心中是有几分疑虑的。

去年8月，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告诉我，浙江省永康市要来一位支教的退休教师，吕嘉兴，已届65岁高龄。永康在东海之滨，通江在大巴山腹地，山高路远，相隔何止千里。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先在心里打了个问号：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，放着江南的安稳日子不过，偏要翻山越岭，到大巴山深处来支教，图什么？会不会是来“走秀”一场，拍几张照片，讲几节课，然后挥挥手，潇洒地转身离去？

这样的“过客”，我在深山里见过不少。

带着这样的揣测，9月的一天，我特意悄悄坐在教室后排，带着几分挑刺的心思，走进了吕老师的课堂。

原以为是例行公事，谁知他一开讲，整个教室先是一静，随即像被点燃了似的，“活”了过来。学生们被他的话牵引着，眼睛亮得发光，抢着举手，掌声此起彼伏。两节课讲完了，孩子们却不肯走，围着讲台一声声喊：“老师，再讲一会儿嘛！”他笑着摆手，说拖课违规了，孩子们竟异口同声：“没关系！”于是他又多讲了20分钟。走出教室时，几个学生追到办公室，要签名、要合影。

我站在教室门口，忽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烫。这样一个被学生从心底里挽留的老师，怎么会是来“走秀”的？

后来，我才慢慢知道，这堂课背后，是他几十年的功夫。他给高三学生拆解高考作文，讲思辨，讲科技与人文的边界；给初三学生讲想象类文体、实用类文体的备考方法。有一回，他中暑，脸都白了，还硬撑着把课上完。我问他何必这么拼，他笑笑说：“山里的孩子抬头看黑板的时候，那眼神让人不舍。”

真正让我动容的，是他往大山褶皱里走的那股劲儿。只要听说哪个孩子家里有难处，他一定要去家访。好几次，我陪他翻山越岭，沙溪、两河口、板桥口……走进那些简陋的农家，走进那些租住的民房。女孩小瞿（化名）家里出了变故，她难过得彻夜难眠。吕老师坐在她家昏暗的堂屋里，温和地听孩子把委屈一点一点倒出来。他送小瞿书，跟她说，阅读能化解很多苦闷，磨难也可以是成长的养分。他蹲在患病老人的床边轻声说话的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得——没有豪言壮语，就是安安静静地看着、记着，然后转头去想办法。

他的办法，是一支笔。

支教一年，他利用深夜写下了15万字的《援川散记》。他不写空洞的赞歌，只用朴素的文字记录校园的日常、记录山里孩子的处境。这些文字从他的公众号上传出去，越过千山万水，传回了浙江。

然后，善意顺着这根引线，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。永康的老领导看到散记，主动提出结对帮扶山区的孩子；他昔日的同事，自己手头也不宽裕，硬是转钱托他交给寒门学子，说“不收我会哭一整天”；杂志社的编辑们被打动，成箱成箱的作文书刊寄到了学校。寒冬里，浙江寄来厚实的羽绒服，他第一时间对接班主任，把衣服送到孤儿手上。孩子们写给远方好心人的信，工工整整的，由他一封封收集、转递；远方的回信，他打印好，及时送到学生手里。他心甘情愿当这个“二传手”，一信一物，把东海之滨的点点善意，稳稳当当地递到大巴山少年的手中。

他不光把外面的光引进来，也把山里的声音送出去。他逐字逐句帮学生打磨作文，改完再改，荐了再荐。当实验中学学生的文章《山深访“三李”，寂寂有回响》《巷语流光爱国村》等登上全国发行的刊物时，整个学校都沸腾了。他还受邀给全县初高中语文教师做培训，从命题作文讲到下水作文，从课堂讲到人生，一讲就是4个小时，午饭放凉了也不肯停。台下那些从偏远乡镇赶来的老师，坐得笔直，眼睛里渐渐亮起光来。他点亮的不只是学生的心灯，还有我们这些教师的心灯——在大山深处坚持了很久，但偶尔也会暗淡的那盏。

我常常想，何为教育者的光？

大概就是他这样的吧——把自己活成一盏灯，然后轻轻地点燃身边一盏又一盏灯。他用一支笔，点亮了山里孩子的梦；用一堂课，点亮了学生和老师的心；用一件接一件的暖心事，点亮了一个又一个困顿的家庭。灯多了，山便亮了。

“以一灯传诸灯，终致万灯皆明”，一年已尽，现在，他去了更偏远的阿坝州支教，继续做教育路上的点灯人。而我，作为被他点亮的一盏灯，会持续守望，学着把那份光，照进更多孩子的心里。

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：610225 报址：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13号 邮发代号：61-30 广告联系电话：028-86140497 定价2.00元 本报法律顾问：万刚律师 电话：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：川广登字[2020]0011号 印刷：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（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东一路551号）